



太子村的秘密

谌容



太子村的秘密

谌 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太子村的秘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7}{8}$ 插页2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6,000

书号 10019·3545 定价 0.79 元

序

对于农民，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写农民的。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个中篇和短篇，也是写农民的，或者是写搞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的。现在，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相对来说，似乎比较少了一些。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吁，给农民以更多的精神食粮。我的这个集子，就是为农民朋友编选的，尽管它未必是什么很好的食粮。

自我写了《人到中年》，以后又写了《真真假假》，就有一些朋友说，“你还是写知识分子好”。知识分子当然是要写的，也是想写的。但是，农民，我也要写。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中国农村有多么透彻的了解，只是因为生活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我同中国农村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我的儿童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一直到我进入中年之后，都曾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农村。我喜欢那些朴实、善良，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愚蠢，有时候却又绝顶聪明的农民；我同情他们常常是非常坎坷的命运、真正清贫的生活和对于幸福的不舍的追求；我更钦佩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面对灭顶的恶浪，时而一闪身躲了过去，时而一个跃起扑上前

去的勇气和机智。

我把这些都写在小说里。如果我的农民朋友和作农村工作的同志，在劳动和工作之余，在炕头上，在小院里，能够看上几页，觉得还有味道，还想看下去，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大的奖赏了。

作 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目 录:

序 (1)

太子村的秘密 (1)

关于仔猪过冬问题 (117)

赞 歌 (135)

白 雪 (188)

周 末 (245)

褪色的信 (261)

弯弯的月亮 (290)

太子村的秘密

一 一封匿名信

敬爱的县委诸位领导同志们：

现而今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万人恨的白骨精，还有那仨狗头军师全揪出来了，人人心头痛快，个个干劲冲天。欢呼党中央英明无比，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从前有话不敢说，怕抓去专政。公社专政队动不动拿大皮带抽人。社员都拉家带口的，谁敢哪！现今县委来了新领导冯书记，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们第二次翻了身，下决心帮助领导把工作做好。俗话说，耳勺子不大，还能解点痒痒呢！故而我大胆呈上这封信，请领导多多指教批评。

我在百忙中写该信不为别事。只因太子村支部书记李万举一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不服从上级，不老实。他胆敢欺骗公社、欺骗县委、欺骗党中央、欺骗我县广大群众，情节十分严重。上个月，县委召集的三千会，又树太子村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先进典型，还说他们“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红旗又归了他们村。李万举自个儿在会上还大言不惭，介绍他们村“三联系、三对比”的先进经验。有这么回事儿吗？别自个儿往脸上贴金了，这完全是欺骗大伙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万举其人，别人不知，我很了解。他的根底儿瞒不过我。

他有个初中上下的文化，长得尖嘴猴腮儿，小个儿，小眼睛，还留两撇小胡子。这人心眼儿是不缺，嘴头子也跟得上，会来事儿，能看出眉高眼低的。逢人面带三分笑，在村里他有人缘儿。您要上他们村一打听，保准大人孩子皆说他好。这李万举心眼儿活、点子多，一套又一套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地球翻个个儿他都不带晃悠的。方圆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太子村的代代红、不倒翁！说他是风派人物，没错！

冯书记，他在咱们县介绍经验可不是一回两回了，那是家常便饭，隔长不短的来一回。闹红卫兵那阵，他就介绍过“支持革命小将大串连”的经验。那会儿，红卫兵谁惹得起！一个个阎王小鬼儿一般，哪个村不是叫他们革命革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村一晚上就打死了仨！唯独他们村，李万举诡计多端，会巴结。他叫人在村口烧两口大锅，又供应开水又蒸大白馒头，还弄了一帮子学生摇着红绿小旗儿喊欢迎口号，哄得小红卫兵感动得直抹眼泪儿。到夜里给小将们烧热炕，好吃好喝好待承。那些半大孩子，还不好蒙！临了没一个说他不好的！一拨一拨的红卫兵，打他们村西头进去，村东头出来，规规矩矩连根柴禾棍儿都没动他们的。地富也跟着沾了光。别的村打死了地富没人敢埋，太子村的地富个个活得挺结实。要不，他们村阶级敌人都拥护他。您说，这路线正吗？

这事儿且不说它，都过去的了。咱们得向前看不是？单说批×（指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那可是前年的事。那会儿他们村批×可积极啦！他们村猪场前头有两块齐房顶高的批判专栏。嘿，那上头画的可热闹啦！批林批孔，画的孔老二倒骑毛驴。批×，那上头画猫。黑的、白的、花的，也别说，画得还真活，只差不会叫唤啦！跟着不就粉碎“四人帮”了吗，您猜怎么着？他

们拿浆子一刷，猫儿全不见了，又画了一出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批开“四人帮”啦！您说，变得够多快！

冯书记上台伊始，听说也表了态，在大会上表扬太子村抓革命，促了生产。怎么着我也想不明白，太子村的生产怎么就那么好促？批林批孔，它促了生产。批×，它又促了生产。批“四人帮”，它还促了生产。咱们县，二十多个公社，几百个大队，回回都跟着批了，一回没拉下，咋促不上生产去？偏是太子村运气好，赶上一回是一回！冯书记同志，恕小民直言，您上当受骗了。上了李万举的当，他们村见不得人的事多着呢，都不往外传。您新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这也不怨您，县委其他个别人，是李万举的后台。没后台，他也没这么得势！没这么大胆子！我这是反映秘密情况，望您多多保密，请包涵！

最后，请县委领导同志们听我言。我文化低，觉悟低。肚里早年喝的墨水早顺着脖子流庄稼地当肥使了。写得对与不对，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不瞒您说，我这人胆小。别看县委大门开着，门口也没站岗的了，我可还是不敢往里迈。咱不是那上访的主儿，干不了那事。可又日思夜想，这事关系咱们全县。党中央教导我们反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我虽是一小草民，能看着李万举如此情况而不反映吗？我不要求别的，只请县委派信得过的干部下来调查。把太子村真相揭出来。在太阳光下照照，看它是红是黑？是红的，我服他。要是黑的，上级秉公处理。

以上说过，由于我胆小怕事，故此不敢署以真名实姓。倒不是怕公安局来查，我是不愿得罪李万举。我跟他没冤没仇。他也没把我们家孩子扔井里。我犯不上跟他结这仇。我去供销社卖了俩鸡蛋买邮票，家里盐罐空着我都没管。说实在的，我这是

一心为公，决无半点私心！

敬祝

领导身体健康 四化早日实现！

一社员

1978.8.2

二 冯书记的批示

县委书记冯振民把这封匿名信看了两遍，点上一支烟，往藤椅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呼地吐出一缕青烟。烟雾中，他那油黑的四方脸是冷冷的。短而黑的眉毛皱在一起，胡子好几天没刮，黑白相间的胡茬子更使他显得苍老、疲倦。

冯振民来到这清明县接任县委书记，还不到半年。到任那天，正是谷雨。作为多年的老书记，他深知不违农时是农村工作的第一要事。“千重要，万重要，适时播种最重要。”冯振民一头扎到春耕春种中去，直到打完这一仗，才回到县城住下来。

领导农业生产，对冯振民来说，不算什么为难之事。他从小就和土疙瘩打交道，解放以后又长期在农村工作，领导春种秋收、夏锄冬管这一套，可说是驾轻就熟的了。叫他作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从县委到公社到大队，这上上下下的班子里，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作为全县的一名首脑人物，对自己的将士没有真切的了解，

又怎能指挥若定呢？

清明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黑省委的分销店”，早被砸烂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冤死在牢房。二把手因“恶攻”罪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平反。六八年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时，奉命结合一位革命领导干部，找来找去，全县竟找不出一个“革命的”领导干部来。后来说是“从床底下拉出个黎元洪来也好”，于是，就把原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齐悦斋拉了出来。让他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就是现在的齐副书记。

齐副书记当过长期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办事十分周到。他为冯书记的上任和下乡，作了恰当的安排。两人的工作关系，可以说是最密切的了。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就连齐悦斋这个人，冯振民也没有摸透。

齐悦斋这人白净脸，瘦长条，看上去文绉绉的。有人说他有学问，有人说他没本事。说他有学问的人，根据是他念过二年人民大学，专学农业经济。这样的学历，在全国的县委书记里，可算得凤毛麟角，学问还能不大！说他没本事的人，根据是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拍过一次板，作过一次决断。

结合进“红色政权”之后，齐悦斋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也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他不过是个“摆设”，光会跟着喊口号、背语录，好作用没起，坏作用也数不上。可又有人说，别看齐悦斋蔫乎乎的，那些年幕后操纵清明县的还是他。其根据是：那些年的一把手，不是军代表，就是造反出来的“楞

头青”、“小辫书记”。军代表不熟悉地方工作，没有多少发言权；“楞头青”、“小辫书记”只会唱高调、搞批斗，啥也不懂。真正主持工作大拿的，还是齐悦斋。

这样那样的说法，把冯振民也搞糊涂了。不过，自从到任以来，同这位副书记接触了几次，冯振民自己得出一个印象：齐悦斋思想包袱背得很重。他几次想找齐悦斋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可是难啊！跟齐悦斋谈话总好象隔着一堵墙，他不是躲躲闪闪，就是言不由衷。

冯振民把身子从椅背上抬起来，眼睛不由又瞟到那封躺在桌边的信上，里边提到“黑后台”，这显然是有所指的。莫非就是指的齐悦斋？这封信告的人，可能跟他有点关系？

上月开三千会之前，在准备典型材料的时候，确实是齐悦斋把太子村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推荐上来的。但是，决定让李万举在大会上发言，却是自己的主意。这封信居然说冯书记上当受骗！上了他的什么当？受了他的什么骗呢？

说来，冯振民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是老县委书记了。他虽然满面皱纹、头发花白，背也有点驼，实际上年龄只有五十五岁。他积多年农村工作之经验，很善于识别干部。三千会期间，他走进一个小组，正巧听到李万举在发言。他那套“三联系、三对比”的政治套话倒没有哄了冯振民。这种花花草草的顺口溜，多少年来，各级宣传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谁不会编一大车？其实呢，都是气儿吹的枕头，里边啥也没有。

使冯振民由衷赞赏的，是李万举的信心、勇气和那种溢

于言表的乐呵呵的劲头。他不象有的干部那样怨气冲天，牢骚满腹；也不象有的干部那样灰心丧气，耷拉着脑袋。在经受了多年的灾难之后，恢复农村经济，多么需要这样乐观的带头人！

冯振民选中了李万举作大会发言。希望他能把这股含笑春风吹进每个人的心坎，给大家鼓鼓劲儿。谁想，事与愿违，李万举在小组的发言生动活泼，有枝有叶；在大会上的发言却干瘪枯燥，只剩光秃秃的树杈了。希望他讲的，他没讲出来。他讲出来的，恰是冯振民认为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深揭狠批”的“三字经”。

如果，这只是一个不善于作大会发言的问题，则还罢了。确实有这样的基层干部：让他随便说，他说得头头是道；让他往麦克风前一站，他就没词儿。不过，这李万举不象是那种怯场的支书。信里揭发他是“代代红”，常在台上讲话的。莫非自己真被这位“风派”人物骗了？冯振民咬了咬嘴唇，心中不免感叹：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真难！尤其是单枪匹马，情况不明，常常是如坠雾中。好吧，咱就来它个顺藤摸瓜。他拿起圆珠笔来，在匿名信的右上方批了几行字：

悦斋同志：

此信请阅。我意可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如何，请考虑。

冯振民

1978.8.15

三 齐副书记的心思

其实，齐悦斋早就看过这封匿名信了。八月十日，县委办公室主任邱炳章从信访工作组送来的卷宗里发现了这封不同寻常的来信，当即亲自送到了齐副书记的面前。

“这封信很值得研究！”邱炳章脱了帽子，坐在桌子对面搔着头皮，见齐悦斋仔仔细细看完了信，白白的脸上并无特殊的反应，就小心地试探说，“看样子，这信里揭发李万举是个幌子，实质上是……”

齐悦斋端起茶杯，慢慢地揭开杯盖，一股热气冲出来。他刚伸过嘴去要喝，听见这话，睁开浮肿的眼皮，直盯着对方的脸。邱炳章不得不把冒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近来，齐副书记心情不好，脾气也有点古怪，常常这样不言不语，不冷不热，越来越象个闷葫芦，叫人难以揣测。邱炳章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近二十年，从一般干事升到现在的主任要职，是齐悦斋一手提拔的。机关里的同志说，齐书记心里想些什么，邱主任不说能猜中十分，也能猜中八分。可是，这些日子里，邱炳章越来越觉得齐副书记的心思不那么好猜了。

见齐副书记似乎并没有“禁声”的意思，邱炳章又抓了抓头皮，放低了声音说：

“我看，这信是冲您来的。”

齐悦斋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这才喝了一口茶，嘴角扭

动了一下，神情冷漠，未置可否。邱炳章又把身子凑近桌子说：

“李万举算啥？一个大队支书！给他扣什么‘代代红’的罪名？文章就在这儿呢！他怎么红的？谁让他红的？谁让他一直红到现在？这是谁的责任？”

齐悦斋两个大眼睛盯着邱炳章胖胖的脸和光光的头，好象听得很认真。邱炳章又伸出拇指指点着信纸说：

“这儿不是点出来了？县委个别领导人是李万举的黑后台。这指谁？就差没点……”邱炳章不往下说了。

齐悦斋瞟了一眼桌上的信纸，好象给刺痛了一般，马上把两眼转向窗外，两片薄嘴唇紧紧闭在一起，脸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表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选择的时机。”邱炳章把身子趴在桌沿上，大脑袋更凑近对方的脸，几乎是耳语似地说，“为什么他早不写，晚不写，偏偏冯书记来了几个月之后，而且是三千会上冯书记总结发言肯定了太子村之后，跳出这么一封信来？别看这信写得半通不通的，照我看，这信才有黑后台呢！这不明摆着给冯书记递话，要他向你、向你动手呀！”

邱炳章是县委办公室的“老”干事，满肚子都是情况：从历史的到现实的，从公开的到隐蔽的，没有他不掌握的。别看 他胖乎乎的，有时还爱打瞌睡，可头脑特别清醒，反应尤其灵敏，审时度势，十拿九稳。“文化大革命”中更学会了从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嗅出重大的政治风云的变化。说来令人

难以置信，连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在中央文件没有下达到县里之前，他已经从报纸上某些提法的改变，看出了一些迹象，及时发出了警报。事后，有人开玩笑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邱主任一举猜中‘四人帮’被粉碎，挽救了县委挽救了齐悦斋。”邱炳章的这一功劳，使他在县委班子里的地位更加巩固，也使他更有信心地去分析本县各种各样的新动向、新形势。

这两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快得叫人晕头转向，紧跑急追也跟不上。昨天的谬误今天成了真理。昨天的囚徒今天变为英雄。昨天在枕头边都不敢说的话，今天在饭桌上大声嚷嚷还嫌少了个喇叭。邱炳章觉得自己落后了，发言权少了，眼看得在齐副书记跟前的作用也很小了。

齐悦斋也感到，依靠邱炳章去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工作，不大灵了。从内心里讲，齐悦斋未尝不想把工作做好，拿出成绩来。粉碎“四人帮”前几年，缺少这样的条件。那时在台上的第一书记是个长期病号。有人说他是“政治病”——一遇政治风向不明，政治气温不正常，他就准住院。也有人说他真有病：冠心病、肺气肿、加上肝硬化。不管真病假病吧，反正他在地区医院一住就是两年半，齐悦斋成了县委的实际负责人。然而，那是怎样一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政治形势啊！处处都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掉进去爬不上来。他想有所作为，又难有所作为。

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齐悦斋很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能安安稳稳地干几年工作。然而，睁眼看看形势，又觉

得“上面还有斗争”，万一再反复一次，那可什么都完了。他于是更加小心谨慎，也更加借重于邱炳章的分析能力。可是，善测风云的邱炳章也跟不上趟儿了。他倒是常提出许多情况，结果象摆出了天门阵。可惜自己比穆桂英差远了，全身披挂，还是难以突出重围。于是，齐悦斋只好借助交通规则“一看、二慢、三通过”，“宁误三分，不抢一秒”，事事跟着走，慢慢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冯振民驾临，并没有减轻齐悦斋的思想负担，反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闷。他本来瘦弱的身材，变得更“苗条”了。本来文静的面貌变得更“纤弱”了。机关里的同志常见他眉头不展，缄口不语，整日处于沉思默想之中。

据邱炳章的分析：地委任命冯振民，无疑是一次对县委的改组，甚至是一次“静悄悄的夺权”。齐悦斋嘴上不说，心里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不被信任感。

思来想去，他暗中作好了接受清查的准备。在台上这些年，又是林彪，又是“四人帮”，都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金字招牌。今天跟着批“大儒”，明天跟着评《水浒》，你不跟，行吗？如今归总结算，叫你有口难言！这两年多，一看见报纸上登的什么揭盖子、捂盖子的文章，他就心惊肉跳，不知啥时轮到自己头上。有时，他也想来个主动。可是，从哪儿主动起呢？

在他看来，这个县里，要找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没有一个够得着的。要揭有牵连的事，那首先跑不了自己！谁让自己在台上呢？既在台上，又怎么能不跟着人家